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 第二十七回 誇神力猛士服黃鬚 受聘金拳師進丹桂

卻說馬永貞係山東鄆城縣人，原名龍標。本是綠林中的好漢，天生膂力過人，兩臂能舉千斤大石，又練就一身軟硬工夫，真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所以自稱為「萬人敵」。其初在本省地面橫行不法，犯了無數的案件，幾如山積。雖有司追捕甚急，卻一時拿不住他。幸得鄆城縣知縣湯公憐惜其才，獨加招撫，命他在衙門中辦事，充作捕盜的眼線。永貞感知遇之恩，果然竭力報效，所向有功。不論什麼疑難的案件、兇惡的盜賊、秘密的窩巢，他無不手到擒拿，立時破獲，因此湯公大為賞識，保舉他做了一名千總。那知他沒有常性，不及兩載，就辭別湯公遠去。荏苒又將三年，仍舊回歸本省，進謁湯公。湯公見他衣服赫，裘馬輕肥，大改昔日的行為，疑心他又入綠林，不禁怒形於色，大聲呵斥，詰問他去後形蹤。永貞直陳始末，遂將往甘肅投軍，如何在營效力，如何薦升守備，細細稟了一遍。湯公方回嗔作喜，仍留他在衙中當差。不意湯公忽得中風之症，卒於任所。永貞只得又往他處，北走燕趙，南游閩粵，以武藝自炫，收了五六個徒弟。闖蕩江湖，會過了多少英雄豪傑，卻無一個是他的對手。那一天回轉家鄉，適值有個馬販，叫做顧忠溪，逃走了一匹好馬，被永貞所得。忠溪聞此消息，向他取討。永貞不肯還他，定要他二百兩銀子取贖。忠溪亦不願意，然怕他勇猛，不敢與永貞較量，只好忍氣吞聲，自認吃虧罷了。但寒天吃冷水，點點在心頭，從此同永貞結下冤仇，常常遣人在暗中窺伺，以圖報復此恨。當時永貞卻毫不介懷，自以為本領高強，所向無敵，雖有百個顧忠溪，也非我的對手，我何懼哉？那知後來殺身之禍，即伏於此。永貞怎能意想得到？故坦然帶著這匹好馬，與五六個徒弟、一個隨身伏侍的僮童，押著七八件行李軍裝，一逕從山東鄆城起身，由早道至徐州府界，將抵清江。那日寄宿在旅店中，因下雨不能行走，只得權住了幾夜。也是合當有事，那個僮童不知為什麼，忽與徒弟們鬥口。永貞大怒，不察情由，將僮童打了幾□馬鞭子。僮童深恨主人寡恩，乘黑夜私自逃走。卻巧遇見了顧忠溪，忠溪如獲至寶，欲借此以報奪馬之仇，遂帶他先往上海去了。其時永貞尚未知曉，待到明晨，見僮童不知去向，即差徒弟們四處找尋，杳無蹤跡；亂了幾天，也只得罷了。萬不料被忠溪所獲，故爾並不在意。一見天已放晴，便同著一班徒弟至清江搭船啟行，從水路直抵上海。足足在船上悶了半月，及到碼頭起岸，已是臘月將盡了，就胡亂在客棧中住下。

其初，上海的人未知他的來歷，因他帶著馬匹，只道他是做馬販子的；後來被徒弟們傳揚，方知他做過武職，是一位有名的拳教師。一日，永貞無事，偶至黃浦灘閒遊，看那江中的景致。瞥見碼頭上無數的小工在輪船中扛抬貨物上岸，那貨物□分沉重，剛正運到跳板上，把槓棒都壓斷了，凡中幾個小工險些跌入水裡。永貞見他們如此吃力，不覺技癢起來，便走上前去說道：「我代你們拿上岸罷。」小工等皆笑道：「你這只怕是癡的！不要看得容易，這件東西至少有五六百斤重，你一人那裡拿得動呢？永貞笑而不答，暗暗運動工夫，伸手將這件貨物一提，飛步移上岸灘，面不改色，氣不喘促，引得那班小工以及岸上的看客，一個個咋舌稱奇，高聲喝采，都說這樣的勇力真是人間第一，世上無雙。其時旁邊有一個英國副捕頭，雖不知他的名字，卻因他嘴上有一部黃鬚，故人皆以「黃鬚鬚」呼之。他的蠻力極大，單手能提三四百斤的大石，西人中要推為巨擘。今見永貞移此貨物，甚是愛慕，有心要結識他，與他較量較量實力，即便走將過來先與永貞攬了一攬手，然後操著上海白問了永貞姓名，現任何處。永貞略答幾句，見黃鬚鬚身上服式，不問而知是英國捕頭。斯時黃鬚鬚即欲與永貞比較力量。永貞本想自炫其勇，使人知曉，故爾並不推辭，但請問較力之法。黃鬚鬚便伸手握住永貞的手，並肩而行，彼此暗中用力。從黃浦灘走至泥城橋塊，讓永貞握住黃鬚鬚的手。起初還未分勝負。再從泥城橋走至黃浦灘，相近拋球場口，永貞漸漸加了幾分力，黃鬚鬚覺得有些支不住了，然還好勉強撐持。直至走完大馬路，永貞將工夫運足，黃鬚鬚早已汗出如漿，氣喘吁吁，手上疼痛難禁，如握著五條鋼鉤，實在熬不得了，忙向永貞說道：「你快放手罷，我曉得你的本領了，佩服佩服！」永貞聽他服輸，就慢慢的把手鬆開，連說了幾聲「得罪」。黃鬚鬚將手收轉，猶低著頭，看著自己的手，已經擰得紅裡帶紫，紫裡翻青，血脈不和，骨節酸疼，忙把指頭伸了幾伸，曲了幾曲，方才筋絡稍舒。皆因一邊是蠻力，一邊是有工夫的，所以比不上了。好得西人情性不像我們中國人，自己輸了就要老羞成怒，跟他尋仇，可見西人氣量之大。故此刻黃鬚鬚非但並不惱恨，翻而倍加欽敬，願與永貞訂交。永貞亦深喜得此靠山，諸事可以遂意。雖當日各散，而永貞的武藝聲名從此遠播，一人傳□，□人傳百，早哄動了上海一郡，都知道「馬永貞」三字。不然，陸月舫怎能曉得，在酒席間問起永貞呢？

閒話少表。單說永貞度過殘年，在寓一無所事。那天黃鬚鬚前來造訪，永貞就將那匹忠溪的好馬托他變賣。黃鬚鬚一力擔承，不消兩日，果然售於西商，永貞得了三百兩現銀，甚是歡喜，也算發了意外之財。但他的本心，一來想在上海揚名，二來想在上海斂錢，只可惜沒有練把式的所在，意欲仍與黃鬚鬚商議，或者他有地方，也未可知。心中正在那裡躊躇，忽見一個徒弟拿著一張名片進房回稟道：「外邊有一個人要見師父，有名片在此，可要請他進來嗎？」永貞接過名片一看，上寫著「柳松三」三字，並不認識，大約是慕名而來，且與他一見再說。便吩咐徒弟「快請」，自己在房門首迎候。即見徒弟引著客人進來，永貞上前招呼，讓客進房坐下。因是初次會面，問了姓名、籍貫，方知松三是維忠之子，現開那丹桂戲園的主人，實為慕名而至。彼此又敘了一回客套，松三先問永貞來申可有貴幹？永貞本是個武夫，性子極其直爽，便將心事說出，要在租界上開個把式場，顯顯生平的武藝。雖未提及斂錢之意，卻已不言而喻。松三聽了，正中下懷。他本為此而來，因恐請他到戲園中去獻技未免看低了他，故不敢貿然啟齒。今聽他這樣說法，分明為斂錢起見，我不妨直言敦請了。即把來意詳述道：「馬老師具拔萃之才，有驚人之技。今至敝地，誰不慕名？自宜登場耀武，使滬人一新耳目。但租界上面，曠地雖有幾處，恐均不合老師之用。倒不如到敝園中去，一來臺是現成的，無須再搭；二來人手也多，色色俱備，招待看客也週到，可省卻許多開銷；三來地方近便，坐位寬暢，看客雖多，無虞擁擠。否則要張個場面，至少也須七八百兩銀子呢。老師如肯俯就，待我稟明家嚴，當先送聘金二百兩，以後做下生意，不論或多或少，都歸我一人包辦，每天另送五□兩，眾位高徒各送五兩，未識老師尊意如何？」永貞聽他細細一說，真是求之不得，心中有什麼不願意？但自己的身價必須要抬高些才好，休被他看輕了，胡假作躊躇道：「極蒙美意，敢不應承？只是我們做過武職的，與那班做戲子的聚在一處，恐怕關礙了名譽，這倒不是當要的。至於銀子，究屬小事，即少些也不妨呢。」這幾句話，松三怎麼不懂？大約包銀嫌少，自抬聲價之意，即答道：「老師不要意會錯了。做戲的自管做戲，獻藝的自管獻藝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既不同他們合串，又不與他們對鬥，有什麼關礙名譽呢？譬如我們開這座戲園，不過出些資本，備些行頭，與做戲子的不同，難道就壞了名譽，稱我們是優伶嗎？請老師不必多疑。若每天包銀嫌少，待稟過家嚴後，自當加增就是了。」永貞唯唯應允。松三又問開演日期，永貞便擇定本月念五日起，至二月初一為止。松三屈指一算，說道：「甚好甚好，念五是禮拜六，看的人必定多的。但今天已是念一，我們要預先登報貼招紙，方始大家好曉得呢。」說罷，起身告辭。永貞連連稱謝，相送到棧門跟首，拱手而別。

不表松三自去辦事，仍說永貞回身進內，心中□分快活，也算是來申的際遇，便告訴了徒弟們一遍。六個徒弟聽說要到臺上去練武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技癢起來；又有每天五兩銀子的進水，更是歡喜得不可言喻。為因那班徒弟都是年輕力壯、好勇鬥狠的人，喜動不喜靜；要有事，怕太平；一聽見比武打架，恨不得插了翅膀飛去。漫說有錢與他，更是異常的起勁；就是一錢沒有，他也格外的高興呢！好像《西遊記》上的孫行者，聽說請他去降妖捉怪，他還要向人作揖稱謝哩！

閒話少敘。當日松三回去，即將二百聘金差人送到永貞寓所，猶如放了定錢一般。永貞收了，也置辦了幾件新鮮衣服，以備登場之用。但這幾天在寓無事，惟有出外消遣而已。

我且將永貞暫時擱起，仍說那胡寶玉的正文。因在下只有一張嘴，一枝筆，敘了這邊，冷落了那邊，實是作書的苦處。如今寶玉與永貞略有牽纏，不得不先將永貞一提，表明來歷，以清書中題旨。又不得不將寶玉夾敘，以免拋荒，而定書中賓主。不然順流而下，即說永貞獻技，既無曲折之勢，而且猝然與寶玉相遇，豈不太覺鴉突嗎？

話休煩絮。單說寶玉自去歲與西人恩特交好後，每夜雙宿雙飛，無憂無慮。好得廣東帶回來的銀錢尚未告匱，即生意稍不如前，亦盡可逍遙自在。且有乾女兒秀林幫忙，更不須自己煩心，故此快活了好幾個月，只圖著夜來的歡樂。萬不料到了臘月初旬，照西曆已是正月□幾號了，恩特忽接外洋電報，是東家叫他回去，派他在本國廠裡管帳。上海行裡這個缺，另選別人來接手了。恩特將此信息晚上告訴了寶玉，即與寶玉作別。寶玉此時，猶如青天裡打了一個霹靂，曉得無法挽留，只好叮囑他再住幾天。恩特也甚戀戀不捨，但恐過於遲滯，失去了生意如何是好？故雖勉強應允，也只得住了兩夜，趕緊回本國去了。臨行之際，寶玉灑淚錢別。恩特贈了一隻金鋼鑽戒指、一隻打簧金錶，留為紀念之物。從此寶玉無情無緒，日間尚可消遣，到了晚上，冷清清獨宿孤眠，正不啻度夜如年。因他

天生淫賤，一夜都難以空過。且經過大敵的人，即使有個替身陪他，若是尋常的小伙兒，還未能如他的願，而況一個也沒有呢！怎奈一時之間，那裡找得出可意人兒？回想到昔日舊交，大半風流雲散，斷絕恩情。除黃月山現仍做戲外，其餘如楊月樓則監在縣獄，郭綏之則因病變相，朱子青則受騙懷恨，張仲玉則氣走回家，均斷了往來之路。至於胡士誠、馮揚勤、陳華東等一班人，或到此逢場作戲，或偶爾一度春風，僅可算泛泛之交，無論來與不來，都視作贅疣罷了。惟□三且恩義未絕，藕斷絲連。無如遠隔京師，莫通音信，未知何日再臨滬濱，亦空勞眠思夢想，無補眼下之淒涼。所以寶玉心裡又欲與月山重尋舊好，再訂新盟；然難以向阿金啟口，托他邀請至家。因從前回絕月山，也是阿金，諒他決不肯再去的。但月山那裡我送過許多銀子，並不曾反面割絕，與氣走仲玉不同。況他是個戲子，或者貪著銀子再來，也未可知。寶玉想到其間，霎時心亂如麻，坐臥不安。惟此事說出來，終覺有些礙口，只得按捺下去，另尋機會。別人那裡知道他的心事？雖阿金等勸慰幾句，也不過隔靴搔癢罷了。好容易熬過殘臘，又屆新春，幸得生涯尚不冷落，每夜有那班新相識前來擺酒報效，即叫局也有□餘起，故稍稍把憂悶拋開。

元宵那夜，魯卿在月舫處叫過他一次局。前回已經表過，不須復贅。但寶玉與魯卿更屬泛泛，因嫌魯卿笨拙，故除照例應酬外，並無貼膚的恩愛，也只當身外的贅疣。然魯卿自這夜叫局後，卻去打了兩個茶圍，說起馬永貞要在丹桂獻技一事，又細述他的本領，在黃浦灘力勝黃鬚鬚。聽得寶玉津津有味，恨不立刻去見他，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品。便問魯卿可曾會過？到底何日在丹桂演武？魯卿即將念五起演日期告訴寶玉，又說他的相貌雖沒見過，但據別人講他，人品非惟不俗，而且滿面的英雄氣概呢！寶玉聽在肚裡，記在心裡，等到魯卿去後，獨自坐在房中，添了一種胡思亂想。屈指今日到念五晚間，尚有三天，轉覺心焦煩悶起來。少停秀林進房，與他講別的閒話，寶玉竟不瞅不睬，一句話都不說，只推心裡怕煩，橫到牀上去睡了。正是：

因緣未注三生石，情意空拋一縷絲。

欲知寶玉要觀永貞獻技，可能成其美事，且看下回續述。